

正在播出的电视剧《熟年》，剧如其名，将一群“不完美成年人”被婚姻、疾病、养老、事业等现实问题裹挟、困扰、救赎的过程，赤裸裸地呈现在观众面前。不少观众表示，很久没有一部家庭情感剧如此“不留情面”地直面生活了。

剧中几位主要演员都贡献了各自近年来颇有突破性的表演。记者采访了该剧导演刘新，请他谈一谈曾经的市场绝对主流剧种“家庭情感剧”，经历了被古偶、甜宠、悬疑等类型剧“边缘化”之后，究竟该如何重新赢回观众的心。

挑演员难在了“倪伟民”

记者：在演员选用上您认为有什么得意之笔或者遗憾之处？

刘新：阅读剧本时，我们就觉得剧中人物非常生动和鲜活，像是身边的邻居甚至自己。这实际上给演员选择出了很大难题，要求表演必须特别真实落地，接地气，对演技要求非常严格。

有些角色是非常顺利就敲定了，比如“张春梅”绵里藏针，“二琥”很市井，演不好就招人烦，想来想去觉得郝蕾和宋丹丹最合适，她们看完剧本也非常喜欢和满意。

倪伟强这个人，有冷的一面，忧郁的一面，混蛋的一面，到后期还有温暖、腼腆、羞涩。我跟刘奕君是三十年的朋友，我了解他，完全能够驾驭角色的双重人格和众多侧面。所以我给刘奕君打电话，说有个角色非常适合他，他说你让我看看剧本，我说你相信我——奕君一下就敲定了。最后他的完成也确实给大家一个很大的惊喜。

难就难在张国强扮演的倪伟民。我不想把《熟年》拍成一部喜剧，很多人推荐了宋丹丹曾经合作过的一些演员，但我觉得如果是找一个原来跟丹丹搭档过，甚至有喜感的演员，这个戏就跑偏了。经过非常多人的筛选之后，有人提议张国强。张国强在过去的作品如《士兵突击》中都是很帅的类型，我看了他近期的照片，觉得张国强身上那种憨厚、质朴，跟剧中孝顺、有担当的大哥倪伟民非常合适。后来拍摄起来，宋丹丹也说，张国强给了她一个惊喜。

张春梅和倪伟强代表“熟年”男女

记者：郝蕾扮演的女主角张春梅，被认为非常犀利、写实，对中年女性面临困境的剖析不留情面。您为什么愿意花费心血塑造这样一个女性形象，您认为她的存在有何共情价值？

刘新：张春梅这样的女性形象，日常生活中、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。她在事业上走到一个拐点，这个拐点是人到中年，过去传统的经验面对今天时代的飞速发展已经落伍，但是她不自知；在婚姻生活中同样走到了拐点，对丈夫的控制，跟孩子的交流，“你听我的，我是为你好”，她认为的爱。曾经的张春梅生活得很自信，但自信在电视剧开局一刹那被打破，以她的年龄、阶层，所感受的刺激和冲击要比其他人更强烈……张春梅是很有时代意义的一个人物，她将如何面对新的选择，如何直面困境，我觉得是很有代表性也很有价值的表达。

记者：倪伟强是以一种带有悬疑色彩来写实地表现男性中年危机。您认为这样的男性角色对观众的启发意义在哪里？

刘新：开头并不是一个有意为之的悬念，只想这个人物在色彩上更加丰富，让观众对他更加好奇。女人有更年期，男人可能也有，实际上很多中年男性在这个特定年龄段的行为，或许不被外界理解和接受，但是完全能够在自己的世界里自洽，这就是我们想探讨和展现的。后续他的变化，不光有感动，甚至会心疼，很温暖。

直面生活 《熟年》 导演刘新： 「返璞归真」重新赢得观众

《熟年》聚焦的是熟年一族所面临的内外危机。

宋丹丹二度创作 贡献精彩“二琥”

记者：宋丹丹塑造的大嫂，被认为是她近年最好的一次家庭情感剧的角色，可恨可怜，宋丹丹的表演也恰如其分，吴二琥骨子里的市侩和悲凉表达得非常鲜活，打破了她曾经演任何角色都是宋丹丹的尴尬。您认为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？

刘新：“二琥”太适合宋丹丹了，我给她看了几集剧本。她说就按照这个剧本演吗？我说丹丹，我们俩是这么多年的朋友，你相信我，我相信你。第一，你一定不能抢圆了往小品上演，我们收着；第二，这个人物在北京长大，这样的人你见得太多，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打碎了，回到最根本上。丹丹非常聪明，知道我需要她给什么，而且在现场，她非常活跃，二度创作的东西非常多，第一个版本，第二个版本，有些戏甚至编出十来个版本，就想把它做到最好。今天宋丹丹所呈现的，跟她之前的作品比，有很大的突破，“二琥”就是我们见过的街坊、邻居、大嫂。

记者：倪俊和刘红艳是近年都市剧中表现年轻人面对真实婚姻残酷，最没有偶像剧滤镜的一对，您想通过他们表达什么样的想法？

刘新：就是今天年轻人的不易。当下年轻人靠自己奋斗创造更好的生活，这条路很艰苦。是在半截倒下，还是勇往直前？红艳不断奋斗，最后感染了倪俊，他看到了父母的不易，也愿意一起往前冲。这一对是给年轻人一种启迪，该如何选择自己的生活——没有奋斗怎么可能成功呢？！

每个主创都带着生活体验 来丰满《熟年》

记者：观众目前比较有争议的焦点是开场过于压抑想要逃离，您如何看待观众的评价？

刘新：这的确是拍戏的不易：把矛盾推到极致，就觉得狗血，还原生活，会觉得压抑。但我认为不重要。《熟年》开局的确是生活不易的真实写照，而后续我们更想展开的是主人公如何突破自我，如何打破困局。我们想引领观众思考，怎么样选择才能风雨过后见彩虹，要相信生活，相信自己，相信家庭，相信亲人。

记者：作为知名的家庭剧导演，您对这一题材在市场大趋势下如何进阶有怎样的思考？《熟年》哪些方面体现了您的这些思考和尝试？

刘新：就是返璞归真，我们又回来了。生活剧终究还是要贴近生活，贴近人物，贴近老百姓，找到一个独特的视角切入剧中主人公内心世界，来展现一个不同的故事，抵达与观众的共鸣。生活剧离不开生活，这是最重要的出发点。

《熟年》这个作品吸引我的魅力，就是它重点刻画了其他电视剧没有直白表现过的人物关系和故事，有一种直面真实的冲击力，我也希望观众能感受到。说到角色的代入感，其实我们拍《熟年》这一帮人也都到了“熟年”的岁数，我们在二度创作中把个人经历，还有听到的、看到的，都放到戏里来，使《熟年》的每场戏更加准确、丰满，冲突更加极致。因为共情，拍摄的时候，我们每个人都知这场戏最狠的那个点是哪儿，我们都奔着最高点去，所以创作过程非常满足。

《熟年》所有的人物关系、事件都是以真实感、生活感为前提。以搭景为例，通常剧组为了能够方便机器拍摄，搭景通常会比真实生活环境加大一些，但是这次我们没有。“二琥”家真的是1比1搭了一个局促的环境，机器都很难架进去……我们在拍真正的市井，贴着地气走，最重要的是没有去拍假的东西。

据《北京青年报》